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止堂集　卷一至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朱　鈐

校對官學録臣謝登雋

謄録監生臣汪國均

止堂集　　　　　別集類三　宋

提要

臣等謹案止堂集宋彭龜年撰龜年字子壽清江人乾道五年進士歷官煥章閣待制知江陵府遷湖北安撫使坐事落職尋復官以寶謨閣待制致仕卒謚忠肅事蹟具宋史本傳龜年官右史時面折廷諍剴切人主有古

直臣之風集中所存奏疏劄子尚五十餘篇敷陳明確多關於國家大計其論光宗不朝重華宫疏凡三四上至於伏地叩額血漬甃甓光宗亦為之感動又嘗事寧宗於藩邸有舊學之恩即位後數進讜言拳拳懇到因風雷示變極陳小人之竊權及朱子以論韓侂胄被絀踰年又上疏請與祠斥令諸疏並在集中其嚴氣正性凜然猶可想見史稱其學

識正大議論簡直善惡是非辨析甚嚴故生平雖不以文章名而懇惻之忱與剛勁之氣浩然直達語不求工而自工固非聱牙為文者所得絜其長短也宋史藝文志載其集四十七卷世久失傳今從永樂大典所載益以歷代名臣奏議所録共得文二百二十三首詩二百二十二首依類編次釐為十八卷雖較原目所存祇十之四而其一生建白之大

者已略具於是矣至若祝語諸篇本非文章正軌今刋本概從刪削焉乾隆四十九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止堂集卷一

宋 彭龜年 撰

奏疏

乞留侍御史劉光祖疏 紹熙元年四月上 時為太學博士

臣等備數學官素餐無補事有職守不敢越思惟念國家開設學校所以涵養天下公議之原而臣等謹以課試文藝苟求塞責誠不足仰稱明旨日夕憂懼不知所

為適有一事偶關士氣之消長臣等儻顧岀位小嫌緘默自愛揆之初心實所不忍臣等伏見殿中侍御史劉光祖近除太府少卿士論紛紛皆謂因論吳端除授之故事之始末疎遠小臣不能盡知或是或非皆不敢決然臣等竊以為不可者偶留近倖而遽遷臺臣其於國體所繫甚大臣等嘗竊觀祖宗借重臺諫之意揆之古昔所未見聞劉安世劾胡宗愈至二十餘章而不以為瀆貴重大臣如文彥博因唐介一言為之亟罷而不以

為横蓋所以優假直臣奠安國勢其為計慮至深遠也
今光祖論端其言必不如安世之切陛下偶然進端亦
未必寵任如彦博也而祖宗處之如彼陛下處之如此
比而觀之孰得孰失當不待人言而後喻矣陛下嗣登
大寶始初清明隆寛盡下邁迹三五豈容有此瑕玷傳
播四方寧免疑惑況天下士氣方患不振今日之事朝
路藉藉皆以為不可而告陛下者曽幾何人平居則仰
屋竊嘆遇事則緘默不言陛下既未有以興起斯敝而

敢言者復不得伸臣等深恐言者自此不敢言而不言者亦以言為戒甚非國家之福也臣等私憂猶不止此陛下所以遷端者止念其服役之久而言者適然攻之太巫陛下亦適然拒之太堅小人不知必謂其徒得君如此其專據勢如此其固附聲託影寖成驕横則他日將有不勝憂者當是之時臣等恐陛下尤費區處不止如今日也陛下天資恢廓以虚受人於天下事初何容心其始本無親昵近倖之意而遽進端其終亦無厭薄

臺諫之意而遽疎光祖然疑似之迹未能貽明羣情共憂所當深慮昔韓維因論臺官進退有曰自古聖王優待諫諍之臣雖甚狂直必加含忍其勢非不能黜也以為黜此一人則傷衆多之心遂此一失則敗天下之事故不為也老臣憂國其言懇切深中事情臣等欲望陛下平心定氣更加審處少抑近倖之恩寵以伸臺諫之公論仍留光祖俾復其位使天下曉然知陛下聖德光明本無偏倚自此無復顧慮各罄心腹以不負陛下任

使實宗廟無疆之福臣等冒犯宸嚴罪當萬死不勝俯伏俟命之至

乞寢罷版行時文疏紹熙元年四月

右臣待罪太學博士昨准國子監開備准尚書省劄子臣寮上言士子不閱經史子集之文而專意於時文不閱舊來典實之文而專意近日虛浮之文朝廷方以程試取士欲其不習時文固不可得如舊來之典實足矣今欲一洗其敝當自成均始乞令監學官公共精擇舊

來時文謹嚴而有法度精粹而有實學者經義詞賦論策各若干篇許之版行以為程式奉聖旨依劄付本監本監開臣及監學官詳臣寮劄子內事理將新舊時文分官精擇去訖臣竊詳臣寮申請乃是父兄教子弟之法而非太學教天下士之法雖曰救文之敝而臣恐滋文之敝實自此始不可不慮也請為陛下畫一陳之臣聞三代取士皆本德行隋唐而降始尚文詞至於本朝循而不改夫以德行取士猶開目取物既能識其大小

又可辨其美惡以文詞取士猶閉目取物大小美惡無所不收左採右獲庶幾一中所以忠厚浮薄色色有之蓋為是也先正有識之臣率以為病故司馬光謂取士之道當以德行為先其次經術其次政事其次藝能近世以來專尚文詞文詞乃藝能之一耳未足以盡天下士也鄒浩嘗論科舉謂上自輔弼之大臣下至州縣之小吏皆佐陛下行道者也非欲其若司馬相如枚乘沈佺期宋之問之屬以文詞供奉而已而乃取之不以道

用之不以實誰與成天下之務哉然則取士以文已愧於古況教以時文乎此不可一也自古文士多出東南東南之士不患乏詞藻惟患不篤實今居東南之地用東南之人猶病其不文可不深究其所以然哉臣竊所謂不閱經史子集之文而專意於時文是也夫舊日典實之文乃根本乎經史子集今日虛浮之文乃自時文壞之今不教之研窮今古依據義理以涵養根本而復教以時文是惡其濕而使居下流此不可二也夫謂之

時文政以與時高下初無定制也前或以為是後或以為非今或出於此後或出於彼止隨一時之去取以為能否今求其義理精深文字渾厚者能有幾何縱得一二十篇其格又多不與今同捨之則失簡別之本意存之則破文字之近體此不可三也或者必曰朝廷方以時文取士今以時文為不足學則是當併廢之而後可烏足為通論臣謂不然天下之材不可一律取也朝廷設科止為中材地爾欲使高者可使俯而就卑者可使

企而及豈謂天下士盡可以科舉之文得之唐韓愈謂
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
所試詩賦策等以相示以為可無學而能由此觀之有
司所取之文天下固有以為不足學者也天下雖不能
皆韓愈然豈可輕天下無韓愈哉朝廷取士固欲其如
愈不欲其不如愈也今乃一切以時文教之編類成帙
公私刊行凡應進士者家家售之父詔其子兄語其弟
以為朝廷取士不過如此朝讀夕思惟此是習經史子

集將覆醬瓿臣恐天下文章益見凋敝必又甚於今日也先朝諸臣皆欲尚德行以救文敝而今乃欲擇時文以教舉子其於本末毋乃甚舛歟此臣所以知其不可也臣聞先朝嘗欲更定四場去留指揮時鄒浩爲潁昌府教授乃沿工執藝事以諫之義抗疏論列今臣爲學官職分所在明知不可而以成命既頒忍口不言詭隨苟從是不忠也實孤臣志是以不避斧鑕之誅肆其狂愚欲望聖慈下臣此章與臣寮之言參訂得失如臣言

可採將近日精擇時文指揮特賜寢罷止令學官於公私試文字精加攷校以義理明正者為上學問淹博者次之文采華贍者為下苟不入格雖是中選不許刊行去取既明趣向自正舉子之文將不求典實而自典實矣干冒宸嚴臣下情無任俯伏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雷雪之異為陰盛侵陽之證疏 紹熙二年二月

右臣伏覩二月某日國子監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

云云臣官為博士不當越思然自二月庚辰忽見此異即當博攷經史推驗天人徒積憂惶不敢論奏及見朝廷訪求讜直已至館職啓沃之論當復不少舉而行之天意自回及今浹旬沴氣未散辛卯之夕狂風大作已復為雪逮至壬辰日光已見而雪猶不止陰戚侵陽一至於是聖心憂惻必倍於前臣履陛下之朝食陛下之祿則安得不憂陛下之憂憂而不告是謂欺君越職而言亦為犯上勿欺而犯前訓具明敢假便文之誤以負

事君之義又況秦置博士掌通古今逮及漢朝亦承疑問然則采摭古今之事以裨國家之闕乃臣職分所當然也臣謹先取經史所載雷雪之異開列如後一按春秋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公羊傳曰大雨震電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庚辰大雨雪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俶甚也何休注曰此桓將怒而弑隱之象胡安國傳曰震電者陽精之發雨雪者陰氣之縱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

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夫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人為感之也今陽失節而陰氣縱公子翬之讒兆矣鍾巫之難萌矣一按西漢書五行志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大雨雨水也震雷也劉歆以為三月癸酉於歷數春分後一日始震雷之時也當雨而不當大雨大雨恒雨之罰也於始震電八日之間而大雨雪恒寒之罰也劉向以為周三月今正月也當

雨水雪雜雨雷電未可以發也既已發也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一按晉書五行志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按劉歆說此時當雨而不當大雨大雨恒雨之罰也於始震雷之明日而雪大寒又恒寒之罰也劉向以為既已震電則雪不當復降皆失時之異也天戒若曰為君失時賊臣將起先震電而後雪者陰見間隙起而勝陽弑逆之禍將成也亮不悟尋見廢又元興三年正月甲申霰雪又雷雷霰

同時皆失節之應也四月丙午江陵雨雹是時安帝蒙
塵右臣開具在前並是經史本文别無删潤其中雖多
忌諱之語不當陳於盛大之時然若不摭前世之禨祥
何以助陛下之警懼但天之降災本各有徵而徵之在
人亦復不齊難執一條以盡天意自春秋書魯隱公雷
雪之變説者以為公子翬之應由兹以降大率皆依據
其説以驗其災證雖不虛意則未廣質之聖訓殆不如
斯書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故求天者必以類而推又

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故應天者必隨事而正臣觀雷震

而復雪只由陰盛而侵陽儻悉求陰盛之由始可見陽

微之變臣嘗俯察近事仰驗天災得其大綱者有三推

其條目則有十三何謂大綱有三一曰陽德不修二曰

小人道長三曰兵端有形何謂陽德不修臣聞天以剛

故能首出庶物君以剛故能宰制羣動而所謂剛者非

曰獨擅威福而不可沮撓之謂也無所牽制之謂剛無

所耽惑之謂剛無所屈枉之謂剛無所縱弛之謂剛陛

下自登大寳二年於兹寛仁如湯聦恭如文而裁制事物似少剛斷得非於前數者有不足乎臣近聞羣臣有以剛斷之説勸陛下者矣臣不知其說果如何也臣但見陛下近日臨決機務自任太過未免其間有得有失如斥逐李棣不由人言此剛斷之得者也大臣有罪臺臣一章而徑罷降人建節全臺論之而不回此剛斷之失者也夫大有剛健必本於明中庸三德知先於勇必知其賢然後可任之勿貳必知其邪然後可去之不疑

是以先臣司馬光曰聞人之言而能别其是非故謂之聰見人之行而能辨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既辨邪正既分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捨非誅邪而用正確然無所疑故謂之斷然則所謂剛斷者豈以獨擅威福不可沮抑之謂哉此臣所謂陽德不修之目一也國家崇奬臺諫以為耳目政恐人情下壅奸宄內萌若非剛正之臣必重仇怨之慮責之以言尚恐顧望既言復沮誰復切摩陛下優容直臣固為盛德而諱忌

鯁論尚有疑形臣觀近日臺諫之言稍稍不效雖聽用固亦不少然或不行或訓飭或宣諭而止者亦不一事也至於全臺彈擊近時罕聞假使發之之輕尤當勉彊以受所以存朝廷之綱紀植伉直之風聲垂裕之謀莫便於此豈可但欲令行不反人不我違深恐臺諫之輕甚非國家之福此臣所謂陽德不修之目二也竊惟經筵講讀之官實任古者保傅之責所以程頤謂天下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在經

筵然其輔養聖躬之方豈止講論數刻之久故輪夜直
款侍燕閒不獨共究義理之微亦欲潛移逸豫之隙竊
聞近日宣召夜直多在詰朝臣不知蝴蜎遊息之時何
以為存養夜氣之道陽明升則德性自用陰濁盛則物
欲必行保護清明孰如義理臣聞唐宦官仇士良嘗教
其徒曰天子不可令閒常令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
月盛無暇及他事則吾輩可以得志切勿使親近儒生
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要知小人陷

君於惡亦有術然則人主欲遠小人安可不知昔者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旨酒既疎善言方邇深思大禹之策政反士良之謀蓋此重則彼輕此消則彼長安可徒徇一日之樂反易終身之憂此臣所謂陽德不修之日三也臣聞賤貨貴德然後可以為天下昭德塞違然後可以臨百官臣近得之道路封椿下庫所藏寶䍐陛下已宣取入内夫藏之内府與藏之外府本亦何間但前朝所以並寘於外者蓋有說焉似聞彔簟之類則没入之

罷也四圭有邸則祀天之罷也此豈容寘內府哉往者藏之外府蓋崇貴德之義踐搴違之訓而陛下一旦納之宮中其為損豈細也耶至如封樁庫錢始創之法非軍事不得支用壽皇聖帝在位之時間有宣取蓋以閱武內庭欲備犒賞故賫以犒賞之數取之非託以為名也今陛下沿例以取而人以為言者蓋取之惟有此名用之則無是實古者天子無私財至漢雖有少府之藏已不敢侵大司農之費政如今日州郡有軍資公使之

別公使而用軍資之錢則為礙條法陛下既為天下之主豈可不以身率天下內帑之費不加裁損而但取足於封樁乎陛下雖曲從近臣之請更不取撥然前日陛下所以為此者必以內帑錢乏之故也今若欲留封樁之錢必須痛節內帑之費費儻不節錢必不繼則陛下能保後日之不撥乎萬一不免取撥臣下又復執奏則陛下能必從其請如今日乎此臣所謂陽德不修之目四也天子禁衛上應天象所以周防詳密蓋示名分尊嚴

若以式律言之夜開宮殿及城門者皆須墨敕魚符其受敕人具錄所開之門并出帳送中書門下自監門衛士將軍以下俱詣閤覆奏既聽即請合符開鎖監門官司先嚴門仗所開之門內外並立隊然炬火對勘符合然後開之誠以王者所居體當持重祖宗立法自有遠謀竊聞近日水門之禁啓閉不時此非常開之門尤當謹守其節有何緩急自弛隄防臣聞仁宗朝兖國公主深夜入宮呂誨即奏劾公主宅使臣及皇城司經歷門

戶管當人乞行取勘以謂宮鑰謹嚴以時啓閉蓋備非常此而不禁後有竊發何以備禦先臣憂國深遠如此以公主君父之至親非時入内猶被按劾況下於此者乎此臣所謂陽德不修之目五也何謂小人道長臣觀今日之勢正人與邪人較則邪者必勝朝臣與倖臣較則倖臣必勝士大夫與吏人較則吏人必勝臣請得别白言之夫事君當以道也則曰不如隨俗御事當以法也則曰不如從例士大夫固知俗不可以違道例不可

以違法然卒之守道者困隨俗者顯徇法者閡用例者行以至議論有是非則非常勝是事理有義利則利常勝義人情有公私則私常勝公細察閭閻之間上至朝廷之際往往皆然不知世變何以至此是宜上感於天變殆非一人之所為然陛下尊據崇高宗主神民則不得不自任其責故曰正人與邪人處則邪者必勝此臣所謂小人道長之目一也臣聞人君以法守天下士大夫以法守官職人君所為少出乎法則士大夫悉力爭

之非為身也為法也非為法也為國也周昭一醫官耳何致煩陛下破法而令其臣曰一切違礙並免夫既謂之違礙則是法不可也給舍執而爭之是官當然也而陛下不從其説何周昭能使陛下屈法而給舍不能屈陛下守法此門既啓後孰窒之故曰朝臣與倖臣較則倖臣必勝此臣所謂小人道長之目二也吏道之盛無如今日州縣之吏止能制百姓中都之吏乃能制官員臺省之吏至能制朝廷州縣之吏所以能制百姓者與

監司之吏通也中都之吏所以能制官員者與臺省之吏通也臺省之吏所以能制朝廷者與權倖通也臣請得以近事明之陛下為會計錄所裁損者特毫末耳其間裁損之目緣及省吏事猶未行即倡言於外曰減諸軍雪寒錢蓋欲藉此以動搖軍情爾幸而事狀顯著不能惑衆卒之心怨謗之言上徹聖聰似聞陛下亦悔此舉不知今日困匱如此若不撙節何以理財小者如此大者不復可議矣故曰士大夫與吏人較則吏人必勝

此臣所謂小人道長之目二也何謂兵端有形今日士大夫遊談族議特慮北朝耳北朝不足慮也所可慮者彼有邊鄙之警則或恐有豪傑從中起耳萬一有此不特為彼之禍亦將為我之禍也蓋為彼禍首者必假我以為詞當是之時我將何以處之受之則與北朝為敵而吾亦無以處彼攻之則是為敵人除害而吾終不獲其利此臣所謂兵端有形之目一也國家所以能自固於東南者以有蜀耳蜀之所以能自固者以有劒外之

兵耳今劒外之兵何啻如賈誼所謂股大於腰又昔跋盭然亦無如之何也爲今之策止有寬兩蜀之民爲疆本之計而今日兩蜀事權四分五裂制置主民總領主財戎帥主兵茶司主馬兵不可闕食馬不可無本則總領不可無財而制置司不可不恤其民亦其勢然也聞之蜀士兩蜀之民貧至骨矣民貧既甚禍亂易興此臣所謂兵端有形之目二也二廣鹽筴其法屢更大要不過官搬客販兩說爾官搬則利於廣西客販則利於廣

東廣東之鹽專靠販入西路今廣西既用官鹽則廣東之鹽必發洩不行使朝廷催迫責鈔任事者稍稍營財禍將起矣葢廣東自來有私販之害祖宗時江西客販未通官鹽少至贛州諸縣並食廣東私鹽朝廷甚費區處今日淮鹽既通固無向者之害然而贛州僻遠諸縣如龍南安遠等處食廣東私鹽如故廣東推鋒一軍及大奚山一帶人皆以販鹽為活官鹽既不流通必歸罪於私販萬一禁防稍密盜賊便興此臣所謂兵端有形

之目三也蜀之黎雅廣之宜融湖北之辰沅靖俱有戎獠之患惟蜀之黎雅朝廷留意鎮撫諸戎又經敗衂近頗安靖不足深憂如宜融南丹之族辰沅羅鬼之族皆嘗深入省地搖動邊陲而數州邊防聞甚苟簡至空有寨柵之名而無卒徒以守倉猝有變何以支吾唐李絳謂受降城兵籍舊四百人及天德交軍止二十五人器械止有一弓以今概之往往如此是豈可不慮哉此臣所謂兵端有形之目四也近日會子流通勝於見錢官

私便之似覺無敝然杞人慮短嘗竊憂之夫會子不過數寸紙耳而乃與泉貨埒權者此無他官司許作見錢入納而市井兌便者稍衆也有如緩急富人收兌便之鋪私下無換易之地則臣恐倉卒之際未必不擾近日湖北稍稍見矣緣湖北會子當來止於湖北京西界内行使襄漢戍卒月得料錢全靠客旅貿易然其會子止到鄂州便著兌換而官司無以權之總司入納又視市價不同見錢每一貫會子止可作五百左右會子既輕

商旅不行商旅不行軍人所得會子愈難變轉而會子愈輕矣諸軍洶洶頗以為言特未有征行未敢發耳是豈可不預計哉此臣所謂兵端有形之目五也推是求之特不止此姑舉其大者條列以上仰惟陛下踐臨天位以來五穀順成四方無虞仰觀乾象俯察地理災異絕少而人情初不以為喜今忽有此異才數日耳而人情莫不以為憂不論賢愚不問貴賤各隨所見推步陰陽天動於上人憂乎下是何故也得非志不足以勝氣

乎以臣觀今日之勢政如扆弱之人天和氣燠左右顧忌猶恐不免忽遇風寒雨濕之變使有所感觸其為疾疢豈不易耶當是之時猶不謹審服食精調起居以為保養身體之策臣不知其可也臣愚欲望陛下修身以德修德以人親近儒生以講治原獎進君子以御小人大明公道以正風俗增重臺諫以彊朝廷節用愛人以厚天下選擇守令以起內治博求將帥以固疆圉然後天變可塞人情可紓保國寧家政在今日臣之區區猶

有未盡夫人君之道莫先於修德莫切於愛身人臣納忠於君亦莫如修德愛身之為急恭惟壽皇聖帝勤勞天下二十餘年精神未良志氣尚彊即以大位付之陛下蓋欲親見聖子身致太平陛下既即大阼四方之人莫不延頸舉踵望陛下德業日新名譽日隆以仰答壽皇聖帝付託之重而道塗流言皆謂陛下宮中宴飲稍失節度其事信否固未可知然萬一有此則於修德愛身之道無乃虧乎夫酒之為物傷性敗德莫加於此四

夫溺之尚且足以殞身喪家而况人主乎側聞仁宗皇
帝在御之日災異屢臻日食地震江淮騰溢風雨害稼
司馬光奏疏以為燕飲過差所致因乞悉罷燕飲以解
皇天譴告之威夫日食地震江淮騰沸風雨害稼以陰
陽感應之理推之何預乎宴飲而光直指以為言蓋人
君之身上與天通光之所言即洪範庶徵之微旨然則
臣之所謂以類而推隨事而正者非臆說也惟陛下念
上天警戒之切念祖宗創造之艱念壽皇委寄之隆念

天下屬望之深側身應災改過不吝人情天意本不相遠陛下今日儻能擇一二過舉之事繫人耳目者先與改圖然後命兩府大臣悉更敝政內外聞之孰不歡喜如此則何災不弭何變不消永保生民丕享大福臣命輕螻蟻言涉乘輿席藁待誅不能望赦臣下情無任戰慄之至

繳進宣取續資治通鑑長編奏紹熙二年十月

右續資治通鑑長編一部計一百五十四册用黄帕三

幅封進外臣照對此書元有兩本一本燾知瀘州日投進其書頗有未備去處燾知遂寧府日逐別删修一本投進此之瀘州之本最為詳密燾又有一本書名長編舉要撮其凡目尤可參攷緣本監所録止是瀘州本其遂寧府所進本及舉要現藏祕書監欲望聖慈一并宣取庶幾可備乙夜之覽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論優遷臺諌沮抑忠直之弊疏紹熙三年

臣聞言路通塞天下治亂繫焉言路通則雖亂易治也

言路塞則雖治易亂也仰求前監方冊昭然臣敢不為
陛下縷縷陳之臣伏見陛下自登大寶隆寛盡下廣覽
兼聽揆之於古未見其比而近日臺諫之官稍稍伉直
者多不得久於其職大率優遷其官以去之臣不知其
故何也夫假遷官以逐言者此近世最敝之法陛下奈
何數出而用之乎消磨精鋭沮抑忠直莫甚於此且臺
諫之官皆朝廷擇而後除使其言可行則為稱其職當
留而不當遷言不可行則為不稱其職不當遷而當去

而乃舉措倒置是非易位臣不知陛下所以勸懲天下果何術也恭惟本朝崇獎臺諫列聖相承視為家法傳堯俞嘗謂言事之官許令風聞祖宗之詔曲全過當許風聞則豈皆責實賜曲全則欲其盡言如此求之猶恐未至臣觀南渡以來臺諫忠鯁大率不逮祖宗盛際每有所言亦不過三數章而止安有二十三章劾胡宗愈十九章劾章惇如劉安世者乎全臺彈劾不聽亦已安有上章不報率同列進見列拜於御座之側如孫忭論

温成典禮者乎聞有宣諭唯唯稟承安有召赴都堂宣諭而論列如故如傅堯俞之論張舜民不當罷者乎言有不合苟得美官奉身而去安有以去為諫兾上感悟如程顥之不受提刑司馬光之不受樞密傅堯俞之不受吏部侍郎者乎臣不知先正諸臣剛决勇敢一至於此以為無上耶則近世愛君未有過於諸臣者也以為沽激好名耶則忠實懇惻亦未有以過於諸臣者也而祖宗容受聽納若恐傷之得非以朝廷紀綱之地不容

不重為社稷宗廟大計自當爾耶陛下試取先正諸臣奏議反覆詳觀然後知祖宗寛大人無不盡之言今日臺諫略無先正之直陛下倘舍己從人如舜改過不吝如湯不惟聽人之言而又且導之使言不惟容人之直而又且激之使直臣尚懼士氣消靡已久不能頓然作興而況從而阻之耶臣是以知士氣不可不伸夫奸宄之人何世無之惟藉臺諫嚴重有以折其萌芽而臺諫之士所以能震慴奸宄惟藉人主聽納其言假以聲勢

今臺諫之士消沮如此臣恐在内之奸宄乘此隙以蠱其内在外之姦宄執此隙以搖其外陛下雖欲高枕而臥不可得也且臣嘗熟察臺諫所以數忤陛下者蓋有由矣非以陛下身有失德惡人正救如前代拒諫之主也特不過攻擊權倖不協聖意耳夫權倖恩寵不行不過一夫怨而怨歸臺諫臺諫言論不行能使天下怨而怨歸陛下陛下柰何不忍一夫之怨而獨任天下之怨乎此臣所以痛心疾首欲一言於陛下之前不能自已

也臣反覆思維今日陛下惟有導人使諫足以救此臣猶慮聲勢已動未易頓回政須陛下廣開聖心掃除芥蔕遵用仁廟召還唐介故事揀别向來以諫去國不由人言之人擢用一二示天下以聽納之機其登對臣僚議論忠讜者稍旌别之示天下以聽納之實庶幾聖德昭明羣疑解釋不勝幸甚

止堂集卷二

宋 彭龜年 撰

奏疏

論聽言宜辨是非邪正而以講學明理為本疏

紹熙三年八月輪對時為御史臺主簿

臣聞天地以虛為德聖人所以能贊天地之化育而與之參焉者亦惟虛而已矣恭惟陛下受天明命臨照萬

國自御極以來天下之事一切以虛心應之執政大臣日有閒陳無一事之不下侍從論思給舍繳駮臺諫劾奏無一言之不聽內而百執事外而監司郡守一遇奏對無不自以為稱愜上意雖舜之舍己從人禹之聞善言則拜何以過此然臣區區之愚猶願有陳於陛下者蓋以天下之理有所謂可亦有所謂不可夫虛者豈一於可之謂哉無可不可者虛也有可不可者理也試觀之天地之化何嘗有所偏倚其無所偏倚者天地之虛

也然陰陽寒燠之氣動植飛潛之性長短小大之形亦何嘗有所變易哉所不可變易者天地之實理也夫是非邪正此實理之在人而不可變易者若是謂是非謂非邪謂邪正謂正物各付物而吾無一毫私意介乎其間豈不如天地之虛哉儻是非邪正未嘗辨析而徒曰吾虛心應之吾之應之者若其人正其言是則是虛也達而為堯舜不難也若其人邪其言非則是虛也反而為禍亂亦不難也孔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

莫也義之與比夫無適無莫豈不甚善然非義之與比則有所不可故無適無莫而義則為從善如轉圜無適無莫而不義則為用賢如轉石矣是可不察哉臣觀陛下數月之間用人納諫聖心愈虛盛德彰明天下歡喜太平之期指日可冀而臣之私憂過計益不自已者誠願陛下於是非邪正之間深加聖心焉臣非敢議陛下今日虛心以為非是誠以是非邪正未易判别異時不幸有不肖者竊陛下虛心之機而用之或誤陛下陛下

儻懲今日為監戒則將猜忌關防表裏不應其患又有不可勝言者此臣所以有狂僭之言也抑臣之言猶有未盡者臣聞之能明理然後能使心之虛能講學然後能使理之明夫天下之事紛紜淆雜日至乎前利害之相形賢否之相蒙千變萬化不可窮詰而陛下以一人之聰明酬之可不謂難哉陛下隨事而應雖無不聽之言事過而思豈無既往之悔萬一有之陛下亦嘗察夫悔之所以然乎是必於理有所未明所以於事不能無

誤臣是以知講學之不可緩也恭惟陛下自得聖學之高明多閱天下之義理是非邪正固已瞭然然而理本無窮學斯不足若絲毫有所不察則禍亂或從而生臣愚欲望陛下精致聖賢之言多親儒學之士公好惡以合天道辨義利以察人情常使聖心昭明了無蔽惑如冰鑑之清而妍醜自見如尺度之公而長短自形此聖人之所謂虛而與天地相參者也惟陛下留神取進止

乞復祖宗舊制重經筵親儒士置夜直之員疏 紹熙

三年八月輪對第二疏

臣聞講讀之官責任最重故程頤謂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在經筵以臣觀之君德不修雖治難保要知經筵之重尤在宰相之先是以祖宗增重此官具有成憲未得之則求之惟恐其不廣既得之則親之惟恐其或踈揆之近時頗非其舊臣敢為陛下條列陳之臣觀祖宗精擇經筵不限資任或以布衣而就職或解政柄而復為蓋以勸講之臣當用

明經之士經須素業人各有長儻平時未嘗留意於斯則雖賢何以克堪其任今不問所學類以序遷此非其雋者一也臣觀祖宗引對臣寮莫如經筵親密在太祖朝非時召王昭素講說經書在太宗朝命呂文仲為侍讀多以日晚召見及真宗嗣位首置侍讀侍講學士命邢昺楊徽之夏侯嶠為之常令昺宿秘閣訪問或至中夕自此遂為故事夜直率置常員不特與之究義理之微亦欲藉之杜逸豫之隙蓋開古今之治亂則警懼易

動聞閭閻之艱苦則憂念自生退即宴閒必無過失聖謨深遠人未易知竊見近日宣召經筵多用晝接臣不知遊息深宮之際何以為保養夜氣之方此非其舊者二也臣仰惟陛下留心學問不愧古先嘗於郊禋之時豫展講讀之日厥修時敏何待人言而臣之區區猶及此者臣嘗見范祖禹所編帝學上下數千年未有若祖宗好學之篤者陛下欲法祖宗捨此宜無大者也臣愚欲望陛下揀拔名儒寘之講席但問經學之深淺不校

官資之崇卑官大則加之學士之名官小則任以說書之職日與之講論義理夜與之商略古今自此聖性日益高明聖德日益光大既有義理之可樂自然物欲之難移保國寧家莫先於是惟陛下留神取進止

附日記上覽疏諭曰祖宗最是於經筵留意遂奏曰陛下必嘗攷究本末太祖一時親近儒生雖是講文治以抑武功要知最為好學自是太宗真宗仁宗講學尤切所以於經筵留意如此上曰神宗亦好學遂

奏云人君以一身當天下萬幾之繁是非邪正如何辨别須是講學以明理方得臣比一劄政與前劄血脉貫通上曰近日邪正卻分明遂奏云臣竊觀今年比之去年稍清明但邪正之間更須聖明常常密察此雖堯舜亦以為難不可不謹上曰畢竟今日正人多又奏云亦安能使舉朝皆正人但不正之人莫使在緊切路頭方好又諭云夜直有説因奏云儒臣夜直最為有益古人謂陽明升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

欲行夜直得一二儒臣以義理相磨切此意味甚長不比其他上曰親儒生有益果然

論愛身寡欲務學三事疏紹熙三年

臣聞古者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凡天下之言無不達於上近世惟宰相日得獻替於天子侍從臺諫之言其進已有限矣卿監而上雖有轉對然歲或不得再見也至於百官輪對大率近三歲始一周爾言之得達於上如此其難而當言者又不

切當馬得稱為人臣出入周行乎臣則不敢臣之欲有言於陛下者有三曰愛身曰寡欲曰務學然治國莫急於愛身愛身莫切於寡欲寡欲莫先於務學其實則一而已耳何謂治國莫急於愛身古者人君三公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之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宰相實兼三公之責而不任三公之責道之教訓傅之德義僅委之經筵至於保身體之事雖世之賢者未嘗留意也人君退朝之後不過女子小人以姑息之愛奉其君爾夫姑

息之愛身體之賊也而可不慮乎恭惟國家大業未復
大讎未雪壽皇聖帝臥薪嘗膽未酬此志舉神器而付
之陛下政欲親見聖子身致太平陛下不辦十分憂勞
豈易克集此事自天下言之陛下誠不可不愛身也壽
皇聖帝退處重華怡神養氣有陛下任其付託之重雖
無復一毫天下之憂然父母愛子至老猶切人之情也
陛下朝夕起居之宜飲食疎數之節壽皇能頃刻置念
已乎自陛下言之尤不可不愛身也故曰治國莫急於

愛身何謂愛身莫切於寡欲外作禽荒内作色荒酣酒嗜音峻宇彫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自古人君治亂之道非一然大要不出是數者而已陛下自登大位六飛時動後宮嬪御寵遇絶少宮禁興造外亦罕聞不可謂欲不寡矣但道塗之言或謂宮掖之間宴飲爽節夫酒之傷性敗德固不待言臣竊讀本草酒性大熱是以凝寒則不冰沃火則益炎醞酒之地雪霜不積推此數者天下之熱未有加於酒者也竊聞聖體嘗苦瘍疾此非

其致之之由耶抑又有大可慮者酒之為害不特不嗜飲者病之嗜飲者亦病之何也自其既醒必悔所以知其飲之過度非其本性然也蓋酒與女子小人相似近之則不可遠非不欲遠也既近之則遠將不能也臣嘗觀不嗜飲之人每飲則昏嗜飲之人不飲則昏飲而昏者氣為主也故有酒則氣亂不飲而昏者酒為主也故無酒則氣奪是一日不飲則榮衛脈絡若不可支蓋酒已勝氣氣不能自主其身故致於此因循陷溺不至沈

湎不已聖之與凡雖曰不同而人之氣體未甞有異陛下宮中無事小小宴飲固不至此然臣區區愚忠政恐其不已而或至於是則非陛下愛身之道也故曰愛身莫切於寡欲何謂寡欲莫先於務學臣聞善惡之理相為消長此盛彼衰不能兩大所以禹惡旨酒而好善言善言既親旨酒斯遠臣覩祖宗親近儒學之深意乃是消弭人欲之微權每以夜分之時率召經筵之士不獨欲究義理之粹蓋亦大為逸豫之防蓋聞古今之禍亂

則警懼自生聞閭閻之艱苦則憂慮必切退即閒宴必無過淫竊聞近日宣召經筵多在晝漏臣不知遊息深宮之際何以為存養夜氣之方欲護清明孰如義理臣故曰寡欲莫先於務學恭惟陛下聖性虛靜義理昭明視臣所言何啻白黑臣愚欲望陛下精擇名儒置之講席日與之講論經理夜與之商確古今自此聖學日以高明聖德日以光大既有義理之可樂自然物欲之難移復於宴飲之間漸為裁抑之限視尋常御酒之數十

分中減一二漸減至三四如此數月必大有益不特身之能愛而德亦無不懋矣保國寧家孰大於是

論續降指揮之弊疏紹熙三年

臣聞古之善治天下者詳於用人而略於用法蓋法不過制其大綱而君臣之間相與講切者惟擇人以付之而已故所用無非才而法亦恃以無弊後世徒欲以法籠絡天下左牽右制一瘡百補不勝其繁而用人之際鹵莽滅裂一切不問故人適足為法之蠹而紛紛改更

皆非法之真赦實人敝之爾恭惟陛下聰明憲天不自克聖寬洪盡下言無不聞近日天下利害雖瑣細猥繁亦得以上達天聰然究其所言類多責詳於法而不求治於人故朝下一敕夕更一令所謂續降者殆不勝紀錄曾不知言非其人法亦徒設奸吏舞弄出此入彼適足以亂吾法耳故臣謂善治天下者任法不如任人變法不如變俗使天下士大夫皆持公爾忘私國爾忘家之心以莅官效職則國家之法何者非善苟有所不及

亦必有以治之矣臣之區區願陛下與二三大臣先講所以官人之方無使資格得以容不才薦舉得以行私意移審度人情之心以審度人物變推行己私之智以推行公道則所用之人必無不才所居之官必稱其職雖以今日之法為天下蓋有餘矣不然臣未見徒法可以立者惟陛下留神取進止

論車駕過宫愆期視朝爽節章奏壅滯疏紹熙四年三月

臣備數校文自入鎖闈不通外内財三十五日耳既出

試院凡達於耳目之事乃有甚可駭者自一人之身至於天下之事或廢而不舉自内庭至於外朝若漫無綱紀之足恃自大臣至於百執事皆有栗栗不自安之意軍達於行伍民達於閭閻其言至有不忍聞者雖不足盡信亦有不容不疑者也詰其所以然則不過陛下近不過宫及御朝爽節章奏不下此其可指者耳夫過宫事親之小節也今兩宫之情如春風和氣安有微隙晨昏定省少或不講在父子真情之間何嘗較計此瑣瑣

哉但有不可得而已者陛下事親自視孰與周文王文王朝王季且日三焉而陛下歷月不過宫可乎是不可委之以為偶然而已視此以為偶然則其他以偶然而罷者亦必猶是也陛下試觀大廷朝會羣臣小不謹於禮此豈真有不畏其上之心而朝廷之儀不得輕貸者誠以上下之分恐因是遂陵遲故爾吾以是責人則人豈不以是望我而可謂吾天性之愛不翦翦於是可乎夫一不過宫真以為有損於孝固不可然今世之所謂

孝者曾不過如此等事於此一有不謹無怪乎議者之云云也何也吾之所謂實然者誠未有以大信於人則捨禮文之間抑何所見其果孝與否孝經曰敬一人而千萬人悅夫敬之而能使人悅如此則反是豈不足以招其怨且尤乎竊聞近日臣寮抗章論奏如出一口彼誠不忍陛下父子初無纎芥而遽遭此藉藉口語故不憚斧鑕傾心告上非是羣臣看得此事太重自是陛下待得此事太輕此在陛下非有所難抑何憚而不為而

忍以一己動天下之疑犯天下之議乎至於御朝之節自有法度內之起居則節於內侍外之起居則節於閤門陛下近日斥責內侍微過必舉所以此輩寧無異心陛下啓處之間儻或爽節不特避禍者畏陛下而不敢言懷奸者未必不幸陛下而不言也嘗讀庭燎之詩至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鏘鏘然後知古之人君固望其臣之來朝而數期以待之也至於罷朝則使人問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則古者人君

動止皆以臣下為節今千官百辟垂紳搢笏儼然在庭側耳聳蹕移晷不聞所謂敬大臣體羣臣者果如是乎縱曰彼皆士大夫必不敢怨其上若持戟而衛殿階操梃而扈鑾輿者皆杜杜無識之徒爾吾之所以服役之者不特以利蓋有義存焉彼但見陛下事親在於過宮治政在於視朝陛下一不過宮便以為陛下不能事其親一不視朝便以為陛下不能治其政紛紛之議此不足怪彼心一動邂逅之間真有可慮者陛下不可以此

輩戀斗升之祿而以無能為輕之也若夫章奏所以達
下情茍非大臣誰能日日進對其他臣寮所賴以獻替
者惟章奏耳漢制凡臣下奏事雖不行亦必報聞罷謂
之報聞罷者蓋欲其人知其言之已達也主父偃上書
武帝朝奏暮召入其速如此近日臣下奏議多留中不
出若使事事得徹睿覽其間有所去取固未為害萬一
奏入去處或有留滯陛下既不得知臣下又直以為其
言不行無從詰問因循積習漸致蒙蔽緩急之際豈不

殆哉此事陛下尤不可不關聖慮也臣愚欲望陛下不間寒暑無爽過宫之期益嚴起居無失御朝之節凡有章奏悉下大臣平章事屬機密者自當關防或有施行者令其覆奏如此而人心不安人言不息臣當受妄言之誅臣聞近日臣寮見陛下如此等事頗動人心往往多有諫疏此皆是愛君憂國之深惟恐陛下微有玷失故捐身建策不自顧惜自非忠實豈能如此陛下雖容受聽納未嘗少忤然切身之事人所難言在朋友尚欲

善道而況於君父臣慮他日小人或有指摘此等臣寮以為暴揚陛下之過則凡今日論諫皆足為罪萬一出此則人心愈動將不止如今日而已此事尤繫國家利害安危臣故於是復瀝血以告惟陛下財擇焉

論羣臣進言當酌是非早賜處分疏紹熙四年六月以宰執給舍臺諫論列曇特立陳源除命未回特上此疏時為秘書郎

臣以非材備數三館月糜廩粟無所補報嘗伏自念三館之士在祖宗時許以議政比偕同列僭上封章待罪

浹旬未聞報罷竊知聖德優容必無呵譴然而所論之事亦無施行呵譴不加不敢自喜從違未卜實切私憂臣仰惟陛下自即位以來隆寛待下虛己受人聽納之勤前古無有只因近日二三差除大臣執奏給舍繳駮臺諫論劾未合聖心反覆月餘尚無予決羣臣既不肯背理而徇陛下陛下復不肯屈勢而聽羣臣君臣之間齟齬既久情意不通易成睽阻一日二日萬幾沓來設於其間又有同異展轉激烈或貽威怒則豈特羣臣之

罪不勝誅夷而已哉陛下父母也羣臣臣子也子事父母只欲其喜豈欲其怒父母怒則一家不寧陛下怒則天下不寧此臣所甚懼也陛下聖度如天萬萬無此臣但見羣臣屢批逆鱗恐其至是是以願為陛下先事言之然臣亦非敢以臆說欺陛下也臣嘗讀周公旦無逸之書至篇之終曰自商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

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寛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於厥身且之此言真萬世帝王龜鑑也夫所謂小人怨汝詈汝者乃後世指斥乘輿之類其犯上瀆尊與抗疏陳譏者蓋不可同年而語矣而四君聞之反取之以為德任之以為懲然則愁安從而生戕懲不如四君之能聽則譸張為幻之人必指其言曰此怨吾君之詞也此詈吾君之詞也人君不察從而信之則失為君之道無

寛裕之德其弊至於亂罰無罪殺無辜者蓋有之矣陛下慈仁覆物謙虛無我固當上擬四君然臣猶不免以譸張爲幻之人爲懼者誠不爲無見也劉向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志者開羣枉之門羣臣之言陛下既疑而不聽則譸張爲幻者可以投間而起矣臣逆料其說不過有三必曰陛下之命羣臣執之不行是天下之事盡由羣臣不由陛下爲此說者是以唐明皇待陛下非忠臣也昔明皇欲加牛仙客尚書張九

齡以為不可又欲加實封九齡又以為不可李林甫揣上意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明皇信之復以仙客實封為言九齡固執如初明皇曰事皆由卿耶自是林甫進九齡罷而唐之治亂分矣此豈陛下所欲聞乎又必曰羣臣為此不過欲歸過於上邀名於已耳為此說者是以唐德宗待陛下亦非忠臣也德宗欲為唐安公主造塔姜公輔表諫德宗曰唐安造塔其費甚微非宰相所宜論止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夫不善之事行

之則為過改之則為名人君能改則名在人君人君不能改則名在諫者德宗終守改過之吝竟失從諫之名褊心忌克此豈陛下所欲聞乎又必曰號令已行不可復反是又以反汗之小嫌傷從諫之盛德亦非忠於陛下之言也臣請復以慶歷元祐之事辨之慶歷三年仁宗既除夏竦樞密使後用御史中丞王拱辰諫官歐陽修等十一疏追竦樞密使敕元祐元年哲宗除安燾知樞密院給事中王巖叟封駮竟因燾辭免之章令依舊

職此皆大臣也尚不憚於改除又何取號令之不可反乎且羣臣獲仕清時固欲陛下躋祖宗之盛際邁帝王之極功身荷美名主都顯號偶有違拂誠非得已陛下諒其忠則跼蹐恐悚猶不自安陛下不諒其忠則流移轉徙何所不至寧肯不顧妻子故犯君父之怒乎陛下今日雖未有怒羣臣之意臣恐譸張之說萬一不解則必有觸此機而動者矣葢人君胷中當如清水明鏡一毫不留乃得其正四君之所以不敢含怒葢謂是也臣

愚欲望陛下恢廓聖懷和平宸慮以天下之理察羣臣之言酌其是非早賜處分或罷召命或與外除毋使譸張之說能惑聰明忠藎之臣或獲擯棄實天下幸甚宗社幸甚

乞議知院胡晉臣卹典罷曝書會讌疏 紹熙四年七月時為秘書郎

臣等聞書曰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古者人臣各揚其職以輸忠於上如此晉知悼子未葬平公擊鐘而飲

酒宰夫杜蕢揚觶以罰師曠蓋責其當言而不言也臣等非材充員三館乃仲夏辛卯有旨令舉曝書故事置酒館中恩至渥也臣等豈不以拜賜為榮屬以六月十三日知樞密院事胡晉臣卒於位朝廷方議卹典未下夫敬大臣體羣臣此陛下之本心也羣臣若貪陛下飲賜之榮致虧陛下軫卹之體豈不有媿於蕢哉是以顧有言焉臣聞祖宗優待大臣備極其禮至於死生之際尤為隆厚端拱中簽書樞密院事楊守一卒上親臨哭

送終之禮率加常數咸平二年樞密使曹彬病上幸其第問之踰月彬卒臨其喪哭之慟未幾樞密使楊礪卒冒雨臨其喪礪舍在委巷中乘輿不能入至步以進景德三年樞密使王繼英卒上即臨哭賜白金五千兩遣內臣護葬併為葬其祖父寶元元年同知樞密院事王博文卒時上宴金明池既歸而奏訃至即趣駕臨奠如此之類不可殫舉且景德中嘗詔鴻臚寺入內內侍省太常禮院羣臣當賻贈者闕移不得過兩日慶歷中太

常又議天子臨喪禮不可緩若奏訃在未前當日出在未後次日出其速如此蓋君父也臣子也未有子喪而父不良君元首也臣股肱也未有股肱傷而元首不痛者情之所鍾政自應爾臣等竊見胡晉臣卒已半月餘而朝廷贈卹之典未下陛下體貌大臣無與祖宗豈於死生乃不遑卹近者士㮚之卒即日輟朝未應聖心賢戚遽異人心惶惑未免驚疑得非大臣未敢以聞乎抑太常不舉慶歴之議以告陛下乎或鴻臚內省不能守

景德之詔乎不然何以至此夫贈卹之典不下在晉臣無所損所損者國體耳晉臣無所慽所可慽者累陛下盛德耳況大臣在殯而小臣燕樂死者未贈卹而生者蒙飲賜其於傷國體累盛德尤不細也臣聞仁宗因宰臣張知白卒爲罷社燕富弼以母憂去位時晏成裕知禮院亟言於上曰君臣之義哀樂所同請罷春燕以表優卹仁宗從之此陛下家法也搜攷典故以備討論此三館士之職分也臣等輒冒昧緣事以請欲望聖慈詔

大臣早議胡晉臣仰與所有曝書會讌乞照天聖年間罷社讌故事施行庶幾與禮之行各當其宜上可以無愧於祖宗下可以免譏於天下惟陛下留神垂聽取進止

乞車駕過重華宮疏紹熙四年九月

臣聞大學之九章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古之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如此而已矣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

此者也恭惟陛下嗣無疆大歷服四年於兹講求治道非不勤至然而風化未興習俗日頹閭門之雍穆之風郡國多陵犯之變遠未暇言姑言其近御史臺朝廷綱紀之地而羣不逞敢奪人其中驅擊於市餘杭縣去行都纔百餘里而無賴之人輒登縣治而逐其長秀州私販鹽者巡檢捕之反縛巡檢而殺士伍其無忌憚至此耳目習熟以為故常循循不已禍將益大不可待之為小變而不顧也國家法令明備若使此等可以法治則

人固畏之矣法密而人不畏此非法之罪也大學曰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陛下抑嘗自反矣乎書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又曰民不靖亦惟在王宫邦君室古之聖人非是彊認以為己責理固如此易曰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然則欲使君臣上下各盡其分豈無自而然耶恭聞壽皇聖帝之事高宗也備極子道其始受禪欲日一朝高宗不可於是下儆

漢制月六朝焉已而高宗復難之始侵為四朝然不朝之日晨昏定省之禮飲食上下之節寒暑溫凊之宜無不聞之雖有南北宮之不同而父子嬉嬉如處一堂自舜文而後事父母盡其道惟壽皇而已耳此皆陛下所親睹想當時宮闈之間委蛇曲折求所以悅夫親者陛下又皆心得之外庭不得知也至今天下稱頌壽皇之德必指事親為第一事以壽皇之事高宗如此則陛下之事壽皇當有以過之而後可若纖毫有所不及則天

下之責必至蓋壽皇之於高宗與陛下之於壽皇又不同故也陛下自即位以來供養三宮未嘗有缺止因前歲聖躬不和於是過宮稍稀夫過宮固事親之末節也今日二宮之情如春風和氣何嘗計此然有不可已者陛下事親自視孰與周文王文王朝王季且日三焉而陛下歷月不過宮可乎是不可委之於偶然而已以是為偶然而弗恤則其他以偶然而罷者亦必猶是也夫稍不過宮直以為有損於孝固不可然今世之所謂孝

者曾不過如此等事於此有不謹無怪乎人之輒以議己也何也吾之所謂實然者誠未有以大信於人則捨禮文之間抑何以自見乎且父母之愛其子不論貴賤其情則一人至晩年愛子尤切倚門之望豈獨閭巷之人哉況壽皇今日止有陛下一人聖心拳拳不言可知特遇過宮日分陛下或遲疑其行則壽皇不容不降免到宮之旨此亦壽皇恐人得以竊議陛下故為陛下辭責於人此蓋壽皇美意必非不願陛下之來也陛下儻

疑壽皇不喜陛下之來鑾輿何不一往以嘗之上可以感動慈親之意下可以解釋國人之疑今日壽皇愛子之心人莫不知而陛下事親之心人猶未信自去年陛下不過宮得之道塗之議籍籍可畏不知曾有舉以告陛下者否似聞宰執侍從臺諫亦嘗泛然有召亂致禍之言已而竟不過宮言遂不驗然亦幸而不驗爾今日不可以其言之無驗而遂忽之也臣所以欲有言於陛下而必首及近日數事政欲陛下知人情已動不得不

訾爾抑又有大可憂者焉臣聞之道塗皆謂兩宮之情頗不如舊疑間之隙漸覺有形此雖小人見陛下久不過宮有此擬議然臣以事揆之亦有不容不疑者陛下既舉慈福慶壽大典自合奏稟而陛下不行此一事也陳源乃壽皇所迸逐之人而陛下錄用之此二事也壽皇近失長婦若庶人見父母晚年遭此憂戚亦必親唁之而陛下不往此三事也積之不已其疑愈深卻恐因循遂成阻隔此豈細事哉竊聞嘉祐治平之間英宗 母

子攜貳已開內臣任守忠等間諜之於內大臣則韓琦富弼侍從臺諫則呂誨司馬光王疇等調停之於外當是之時小人惟欲其離君子惟欲其合天錫我家社稷有福二聖英睿既不惑於小人之言而諸臣懇惻又足以動天性之愛所以天下禍亂無從而起蓋自古人君處骨肉之間指為家事多不與外臣謀而與小人謀之所以交鬭日深疑隙日大今日兩宮萬萬無此然臣所深憂者陛下外無韓琦富弼呂誨司馬光之臣而小臣

之中己有任守忠者在焉兩宫豈堪有他疑哉方今廷臣無不知此每至聚首動色而憂之然臣嘗竊聞其議論皆未有忠實為陛下謀者或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人誰無親親所當事奚待人言言之適足激陛下之怒不如聽之天理自還為此説者委陛下為不足與言此最不忠之大者或曰此亦非言語論説所能動獨有壽皇降意以就陛下或可回𥃲為此説者是又欲僥倖陛下一出以厭人情而不知其誤陛下尤甚倘為此舉在

壽皇固慈矣然倒置如此於陛下得為安乎使韓琦富弼吕誨司馬光之徒當今日臣知其獨有事親不可不孝一說告陛下必不委曲回護反累聖德如諸臣者臣實慕焉臣竊觀陛下近日所為視中庸九經已犯其五臣之所欲言者蓋不止此此特大學九章中之一條最大者也惟陛下幡然改圖一新聖德使綱常之間了無所愧不特可以息禍亂又且可以致太平初無拘礙牽制在陛下反掌之易耳何憚而不為也哉干冒宸嚴臣

下情不勝隕越俟命之至取進止

止堂集卷二

止堂集卷三

宋 彭龜年 撰

奏疏

論小人疑間兩宮乞車駕過宫面質疏 紹熙四年十月

臣輒瀝血誠仰干天聽臣聞人主不可有所疑疑則天下之情壅遏而不通天下之事廢格而不舉其為害至切也故歐陽修嘗奏疏仁宗皇帝曰自古有天下者莫

不欲治而常至於亂莫不欲明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爾夫好疑而自用其弊乃至於昏亂修之言非過也情既壅而不通事既廢而不舉則理固應爾也恭惟陛下聰明睿至度越常主忠信誠慤乎于天下羣臣獲事休明自非病風喪心安敢輙以昏亂二字重誣聖世適自今歲以來朝廷機務多疑不決宰執侍從臺諫皆陛下委以心腹耳目之寄者言輙不行金字牌專一報機速軍事尋常郵傳文書莫此為急亦

復委之不信雖無昏亂之形而有昏亂之理有識者固
己憂之然其事皆有迹可考一日清明益不待頃刻而
可以一言辨之不難也惟是重華之朝累月不講問闇
竊議其言萬端多出揣摩類不可信逮至九月二十二
日忽自南內徑罷過宮指揮而後羣臣始知兩宮必有
所疑不然陛下天性至孝不應於至親父子恝然相忘
如此臣聞之道塗陛下宮闈之間上自中宮下逮嬪御
或遇生日其大者則必有所宴集其小者亦必有所錫

予益不如是則人情必有不安寧有慈福誕彌之月而不親衆萬年之觴壽皇聖節近在朝夕而進香故事又復不舉以臣揆之陛下非大有所疑於中必不若是然壽皇之於陛下乃親父子親父子復何所疑而至此乎臣觀自古帝王親父子嘗有暌阻者惟舜而已爾其父至欲殺之其母若弟又從而設為機穽以圖之至難處也然舜未嘗疑其父亦未嘗怨其母與弟為夔夔齋慄負罪引慝自今觀之舜之事親古今莫加焉豈有罪可

負有慝可引也耶而舜猶如此者非偽為也其心以謂吾事父而不得乎父即為罪與慝矣故書紀其祇載見父而父旋有允若之應夫舜之祇載以見其父真情實意所從而感發之機也使其不見詎敢望其允若哉今之時非舜之時也舜處其變陛下處其常舜為其難陛下為其易計時揆事舜豈敢望陛下然舜能處其變而陛下乃不能處其常舜能為其難而陛下乃不能為其易獨何歟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

孟子曰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臣雖愚戇固不敢謂陛下不能為舜之事也邇者羣臣抗章無不切至而天聽穹窿未見貽格此固羣臣孚誠有所不足詞語有所未明然臣竊料必有植此疑根於陛下之胸中者見外庭紛紛省奏疏將千方百計誤陛下之聽使陛下不省羣臣之言未可知也比亦聞宣諭宰執侍從以所疑之故而一時無有忠實懇惻能啟迪聖心者是以其疑至今未解臣方聞有此宣諭時雖竊喜陛下推赤心以

待臣下不示形迹而又竊憂其遲回不決必將益甚也何也陛下父子豈復有疑為此疑者必有人焉其人聞陛下將與羣臣剖析此疑則其心必如沸湯惟恐陛下父子一見天性復還則前日間言反將為莫大之禍臣料此人自此將益為間諜妄指形似重惑聖明使陛下不復出激怒聖父或傷陰陽之和乃適其意然陛下獨不思萬一如此彼之計誠遂矣陛下豈不負天下萬世之責乎臣甚為陛下惜此也昔潁考叔以遺母之意感

鄭莊公卒能復莊公母子之愛李唐山人亦以愛女之心感唐肅宗而不能通肅宗父子之情其機一也而應否異者莊公無人間之而為肅宗父子之間者李輔國輩尚在左右故也然則羣臣之言不能感陛下豈不類是哉雖然陛下既因是人而起是疑矣一旦欲使遽釋其疑固甚難也何也未知陛下所疑者何事而無以辨之則固難望陛下之幡然也臣嘗聞陸贄有云明則罔惑辨則罔冤惑莫甚于逆詐而不與明冤莫痛于見疑

而不與辨惟明與辨乃治疑之良藥臣竊觀陛下多疑皆始于不喜明辨之故然外庭之事羣臣尚能為陛下辨之乃若父子之間非陛下自辨之不可也臣愚欲望陛下肅命鑾輿亟朝重華反躬自咎極其誠意盡以所疑之事面質之于壽皇壽皇見陛下如此必將感發慈愛惟然相接盡以所疑明辨之於陛下臣始見陛下父子自此天清地寧日光月潔當無一毫之間可窺矣方今兩宮睽異落落難合而臣知其必可合者以父子天

性不可泯滅但恐隔而不通則無如之何若陛下感於此壽皇必應於彼視影響形聲猶為不速也反昏為明轉亂為治直在陛下他人安能預哉但臣能為陛下言之而已惟陛下念之干冒宸嚴臣下情無任隕越俟命之至

論陳源間諜兩宮亟宜斥逐車駕往朝重華以息謗騰疏紹熙四年十一月

臣輒瀝血誠仰干淵聽臣備數三館無補公上比隨同

列疊抗封章陳乞陛下過宫幾至煩黷臣於十月十七日又嘗獨上一疏謂陛下久不過宫必有所疑而植此者必有人焉深恐其益為間諜欲乞車駕早過重華親辨其事意雖誠懇詞實荒踈不足以裨補聰明實深憂懼至十月二十六日忽聞陛下遣宰執詣重華奏事雖未見鑾輿順動而已知父子情通至次日降過宫指揮閭閻之人破涕為笑闕之道路皆謂陛下嘗明諭大臣以小人間諜之語將有行遣人皆謂陛下父子自此當

惟愛如初矣而臣實未敢以為喜也何也陛下既明諭間者姓名而大臣不能正其罪間者不去則陛下過宮之期必不可必矣蓋天下之人皆願陛下過宮其不願者不過此三數小人其平日造作疑阻以間疎陛下之父子者不知其幾何矣一旦陛下父子相見豈不憂其言語之敗乎豈不憂其罪戾之及乎臣嘗見陛下臨朝與羣臣語及過宮未嘗不動色及入中禁即變其説是以知左右之惑陛下者衆而陛下之父子終未得相見

也既而果聞中輟不勝憂懣臣不敢保惜首領終為陛下明言之臣在閫門之外詎能知為陛下父子間者果為何人耶抑為何事耶臣但見自昔間人父子者皆必有故遠則興慶之事猶有明皇結歡父老召宴將臣之可指近則靖康之事猶有徽宗不發遞角截留兵卒之可疑壽皇自揖遜以來何嘗畧有此等痕迹陛下試舉間者之言一一質之於外臣知其必妄無疑矣臣不知陛下所以久蓄此疑而不決者果何故也耶臣知非陛

下不欲決但數間者不欲決耳陛下早決此疑一日則小人必早獲罪一日陛下遲決此疑一日則小人必遲獲罪一日陛下若但蓄此疑而不決只是為此數間者匿此惡而不使之敗陛下不忍于數間者以受天下之謗而乃忍於壽皇以成數間者之奸乎然臣亦恨陛下未有忠實首公勇敢任事者為陛下辨此疑任此事也今日宰執侍從但能推父子之義以責望陛下臺諫暨百執事但能仗父子之義以責望陛下至於疑間之根

盤固左右者畧不敢一語及之曾不知此疑根未除雖至情有所不能通雖大義有所不能舉譬如陰沍之雲凝結未散非疾風動揚盡力掃除安能使太清廓然皎日復麗哉臣區區愚忠誠不忍陛下為此數小人者受天下不義之名如此也故終日忘食終夜忘寢思有以告知陛下十月十六日之疏猶未敢誦言之今事急矣不得不言矣竊見今日内間諜兩宫者固不止一人惟見陳源在壽皇朝得罪至重近日復遭進用外人皆謂

離間之禍必自源始方源未進之時雖陛下過宫已疏然源之進也政以知陛下此疑已動而其黨之進源也亦欲陛下此疑愈固也源輩既在宫中臣知陛下之疑未易可解益其膽大敢為欺罔機深能為狡獪陛下飲食居處皆將投以所疑重華往來問訊皆將指以為疑或陽請陛下之出而陰尼陛下之行或名為畏懼壽皇而實以激怒陛下千方百計神出鬼沒雖不可得而窮詰而其情狀意態不過是數端而已矣大要只欲陛下

父子終不相見而後其志始遂矣古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謂其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也今曰有父子而間絕之則其於君臣何有哉陛下儻以斯人為忠則臣有以驗之矣始李輔國之欲間肅宗父子也張后與焉既而父子睽異輔國得志卒之殺張后而致肅宗亦隨以亡者實輔國也陛下自今觀之間人父子者豈不可畏也哉今陛下久不過宮而道塗紛紛議及中殿陛下以為誰實為此宮禁之事祕不可聞所以騰播於外者皆

此輩為之也今日如此後可知矣司馬光嘗論高居簡以為置居簡於肘腋恐令陛下父子兄弟夫婦皆不寧臣見源輩實不殊此故臣愚欲望陛下亟發威斷斥逐陳源以謝天下然後肅命鑾輿亟朝重華負罪引慝以謝壽皇使陛下父子懽然宗社有永豈不幸歟若陛下以臣言為愚妄不足採取即乞放歸田里以畢餘生陛下既已赦臣不可使臣為小人所陷不勝忠憤懇切震慴悚恐以俟威命之下

進内治聖鑒疏 紹熙五年正月時為起居舍人

臣聞書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古之哲王出而照臨萬國必有宏綱大紀以貽憲厥後然其道不過自内以刑外正本以及末而所謂刑名度數政事法制有不在察察然也自秦以來惟務以法制下凡治人之具求之已詳而分内之事所謂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者悖謬特甚益有不忍道者也三代以後惟唐漢號為小康其閒賢君猶愧於此然則治道之不如古無

責耳矣惟我祖宗受天明命撥亂傾否具有本末度越中古不止一事而先民惟其所以致豐大之業者必以家法言之范祖禹曰自三代以後未有若本朝家法者也吕大防當元祐時嘗侍邇英講讀因進曰本朝百三十年中外無事蓋由所立家法最善前代宫闈多不肅宫人或與廷臣相見唐入閤圖有昭容位本朝宫禁嚴密内外整肅此治内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事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

宮室皆尚華侈本朝宮室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闈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豈乏人力哉亦欲步歷廣庭稍冒寒暑爾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此尚禮之法也至於虛己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玩好不用玉食飲食不貴異味止用羊肉此皆祖宗家法足以致太平者臣嘗因二臣之言欲採摭祖宗家法類為一書而遐方賤吏不見國史傳聞小說不敢盡信抱此

志願半世莫伸昨蒙陛下官之成均成均甚有國朝會要及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録本因得竊讀于是祖宗修之身刑之家者可以略見一二遂妄編次以成一書取監於先王成憲之義名曰内治聖鑒其目則略循會要之舊其事則多本長編之書一時名臣奏請有足裨補聖治者亦復採録間有愚見輒復論著遺逸差謬不敢謂無然而區區二臣憂國愛君之心竊庶幾焉謹繕寫成編投進以備乙夜之覽取進止

附日記初紹熙五年正月十一日直前奏事進內治聖鑒有旨東華門內引其日上御小閤既奏聖躬萬福訖上顧而笑曰新除後都不求對久欲見卿説話因謝上除命超蹴諭云此官朕須待有學識人方除乃奏云臣前日力辭新命正緣學踈識淺不敢當此再三謝訖復奏云臣先任國子監丞日准御前有旨下本監取資治通鑑長編臣隨即繳進因奏國子監本不如秘書省本後又聞有旨取秘書省本付講筵

所節録竟未曾成書上乃顧所進内治聖鑒云此方是長編節本耶奏云長編若節非十數册可盡臣但將祖宗家法集為一書以備乙夜之覽上云祖宗家法最善漢唐所不及遂讀進書劄子讀劄子至吕大防説處外戚之法處上云祖宗待外戚最嚴此處便不可容易壞了奏云陛下聖諭極是祖宗不輕委外戚以權任亦是愛養親戚之道又納進書表因奏云臣之此書大抵宦官女子之防尤嚴此輩若見恐不

得數經御覽上云不到得

論人主當動循天道疏　紹熙五年正月進聖鑒同日第二疏

臣聞書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聖憲天者也故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無一事而不與天同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息而不與天通也洪範以五事次五行而驗之以庶徵要之以五福六極豈彊為是牽合哉猶人之一身氣作於内則動於容貌形於顔色者皆是物也寧有二乎恭

惟陛下愛人如天之溥博臨事如天之專直陟降左右與天爲一和氣致祥宜如影響然自去秋以來大異數見星變地震生毛雨土赤眚作於夜黑子見于日大率相去數日輒有一事當是時人皆皇皇然爲陛下憂之而臣則不以爲憂何也見天之不忘陛下者甚切也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驚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欲止其亂也無異父兄之于子弟雖

譴怒訶責若甚可畏其意但欲使之成人耳茍能因是以恐懼修省乃進德之實地也此臣所以不以為憂也及至十一月望日車駕過宮人情歡豫其晝晴寒夜忽飛雪又兩日而日中黑子頓消當是時人皆欣欣然為陛下喜而臣則不敢以為喜何也臣于此見天與陛下聦合無閒陛下動靜語嘿豈可少有不合於天乎神宗皇帝嘗禱雨而應富弼奏曰修德致雨其應如此萬一於德有損其災應豈有緩耶此臣所以不敢為陛下喜

也臣懷此欲告陛下久矣玆蒙異恩擢置右史脫落資格蹴而進之荷天之寵無以為報惟念所居之官以記注人君言動為職陛下一言動之善臣皆得記之以為世法陛下一言動之不善臣亦得記之以為世戒作而不記臣固不敢曠其職然書而不法臣亦豈忍舉其職而使陛下遺萬世之辱哉記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心中無為也以守至正夫正天道也古之王者能守天之正道政以巫史卜筮瞽侑諸臣實左右

之少有不正諸臣皆得警懼於王非諸臣固欲拘撿於王也王欲藉之以自拘撿其身也後之史官君舉必書謂之善於其職則可謂之忠于其君則未可近世記注之官許以直前使得獻替此意益甚美也與其必書以懲其失於後孰若熱諫以救其失於先乎此臣區區之心也臣愚欲望陛下反躬自省動循天道欲如天之剛則無所牽制不屈於欲欲如天之健則兢兢業業不敢怠荒如天之中則每事循理不倚一偏如天之正則一

出至公盡絶私意由是一而不二則為天之純由是養之益和則為天之粹由是而無所不致其極則為精而與天渾然矣陛下端拱無為而守之於上臣等靖共厥職而欽承於下君臣之間雍雍熙熙豈不休哉萬一陛下未能以道制欲則雖欲諸臣箝口結舌以苟取容亦有所不可蓋人主天也人主有一毫不與天相似而其臣不諫則為不能以天事其主此乃不忠之大者臣不敢也惟陛下察焉

附日記又口奏云臣幸備員記注之官日侍清光伏見祖宗侍記注官不獨責以史事元豐以前多令兼諫院元豐定官制之後雖不令兼諫院然許以直前奏事即是責之獻替之職臣自此或有愚見不敢輕具劄子只乞引對奏陳上云甚好有事但來乞對

乞申飭奏事臣僚錄所得聖語報記注官疏 紹熙五年二月

臣聞古者王前巫而後史史官侍於王所當不遠也唐

貞觀初下仗議政史官猶得執筆記之于前本朝元豐中嘗議臣僚前後殿登對許記注官侍立著其所聞關於治體者元祐中復令邇英講讀罷臣僚留身奏事亦許記注官侍立近時此等制度皆已不舉獨有臣僚對罷錄所得聖語報記注官一節爾然前後因循或稱無所得聖語是使載筆之書多所逸遺陛下明謨睿斷隱而弗彰史官失職莫此為甚臣竊見本朝歐陽修嘗奏請自今後前後殿上殿臣僚退令少留殿門俟修注出

面錄聖語臣愚欲望聖慈用修之言特加申飭每遇前後殿臣僚奏事退許當日侍立官就殿門錄所得聖語其有內引者令移文取會庶幾記注得以備載俾聖謨洋洋嘉言孔彰無愧三代不勝幸甚

附日記是日復口奏云臣竊見起居注每於車駕過宮月分必書某日車駕詣重華宮慈福宮起居如不出即書云恭承壽皇聖旨免到宮如一月不出即四次如此書又如陛下去年半年不出即如此書幾三

十次恐非所以示後自此望車駕每月一再朝北内

上云誰如此書對云起居注乃繫日之書每日陛下

舉動皆合記況是車駕講定省之禮安得不書上云

既是壽皇有旨教不來只直書對云雖是壽皇有旨

免到宫陛下卻宜可不去今日以雨泥免宜無睄日

今日以暑熱免宜無凉日今日朝士大夫見車駕不

過宫尚不知因由何況天下今日獲覲事左右者尚

不知因由何況書之史册以貽萬世恐累盛德臣獲

居近列惟望陛下盛德日新凡所記注使皆足以垂法萬世乃是臣之志願若萬一書之史册或反貽後之譏議臣實不忍也上云須著去早來丞相亦說來已盡說與丞相了須去須去因再三勉贊

論剛斷得失疏 紹熙五年三月

臣恭惟陛下自即大阼五年於今廣覽兼聽隆寬盡下自古願治之主克己自勵勉疆欲為而不能者陛下為之無難焉真所謂有能致治之資者也然縉紳之間竊

議聖德猶以剛斷不足為恨羣臣進對必有以是告陛下者臣不知其說為如何但見陛下期年以來施為稍異若示人以不可測者政事舉措稍不循節奏進退臣下頗不事禮貌意所欲用雖給舍屢繳而不可回意所不欲雖臺諫彈擊而不可動宦寺任職於中禁而不用誥命內廷取財於總司而特免錄黃如此之類未易悉數其始羣臣爭之而不能得其終陛下行之而不復疑一時操縱自我予奪自我仰窺聖意必自以為能駕御

臣下而權剛在我矣然而紀剛隳廢廉恥刓滅陛下雖快一時之意而不知實爲異日之憂蓋紀剛隳廢則國制亡廉恥刓滅則士氣奪國制亡則禍亂所由作士氣奪則緩急不足恃此臣所甚懼也夫人君而無剛斷誠不足以宰制萬物統御萬方然所謂剛斷者豈以事自己出入不我違之謂哉司馬光曰聞人之言而能別其是非故謂之聰見人之行而能辨其邪正故謂之明去是而舍非去邪而用正故謂之剛奸不能惑佞不能移

故謂之斷然則剛斷者葢謂於是非邪正之中有所辨別而能執持者是也寧有是非不問邪正不分而獨任己見以為剛斷者乎不知誰為此說臣深恐其誤陛下也臣竊觀今日陛下所為不過以勢屈羣下使之從己而已夫人主其威雷霆也其重萬鈞也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夫誰敢不從然陛下無徒喜其從也從者未必非禍違者未必非福孔子曰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此不可

不察也陛下勿謂今日恬嬉無事可以肆意臣仰觀天象則變異屢作俯察人情則輕浮易動官府無嚴重之勢小人有淩慢之心無異駕腐舟泛滄海所幸風濤未作爾正紀剛以立國制勵廉恥以作士氣臣謂陛下朝夕在念猶恐不及而況可敗之耶乃若陛下剛斷不足臣亦憂之然此不可以彊作也臣願陛下講學以明理循理以考事理既明於胸中而不可惑則斷自明於事外而不可移此三代盛王所謂勇智而後世賢后所謂

明斷也惟陛下察焉

因禱雨論車駕不過重華宮無以消弭災眚疏紹熙五年三月

臣恭聞二月二十三日有旨日輪侍從官一員詣天竺寺禱雨臣雖庶官次亦當行臣于今月四日齋戒夙興奉將淵旨跪辭致敬惟懼不虔然朝廷祈禱以來臣竊觀天意未見感通纔雨即風纔風即晴常若有散之而不得合格之而不得下者訪之諸處皆未浹洽農事已

過旱勢可憂臣自服職柱下凡四閱月己雨被旨禱雨天竺皆無貽格此益諸臣誠敬不足不能仰達宸衷合被譴呵理無疑者然臣竊伏自念水旱之災何世蔑有靡神不舉具有憲章若成湯之桑林周宣之雲漢無非反己自咎藉以徼福於神益未有祗事祈禱以冀感通者也臣竊聞仁宗皇帝每遇水旱必露立仰天痛自刻責盡精竭慮無所不至而韓琦猶謂陛下欽順上天之誠可謂至矣其於消伏災眚之道則猶未焉琦所謂消

伏災眚之道者即書所謂惟先格王正厥事者是也當是時廷臣多持此論故景祐元年旱李淑歸咎于爵賞過優康定元年天久不雨龐籍以謂費用奢廣出納不嚴所致二臣之言災異亦異乎漢之諸儒矣然概之格王正厥事之說則誠有此理也富弼謂天地人本是一氣氣既相貫氣動則應人君欲考天地災祥以是察之而已臣竊觀今日所以不雨所以召此者雖未易數然其大者未有若過宮者也臣非彊自牽合欲得陛下因

此警懼幸聽臣言實緣天人相與理政如此夫匹夫之賤孝於父母猶能致天降甘露地冽美泉設或不然禍亦視此而况陛下據億兆人之上則其勢力感通必視億兆之衆益不止如匹夫而止也陛下豈不見去歲未過宮之前黑子見於日赤眚作於夜既過宮之後瑞雪忽降災變盡消感應之理其速如神則臣以為今日不雨在於不過宮豈過也哉且向來無雪固常禱而不應矣去歲之雪乃因不禱而得之陛下非不禱也禱於壽

皇即禱於天竺也今不一定省之北宮而但懇祈釋氏使釋氏無靈則已釋氏有靈而真可禱也臣知必監陛下事親之念必不監陛下命臣之旨也何也兩宮不和則天下不和天下不和則天地不和天地不和則釋氏雖欲彊雨以應陛下之求將不可得矣蓋天地和則雨未有不和而雨者陛下一念儻回則和自陛下而生一念不回則和自陛下而非顧釋氏何有哉陛下儻不聽臣之言非特不能得雨於釋氏陛下今歲郊祀合祀天

地而不先求夫所以得天地者臣尤以為憂也孝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謂之明察者益無毫釐不盡之謂也於父母有不盡之心則於天地有不盡之心矣此心儻有毫釐之不盡尚何以事天地乎此臣又非特為不雨而言也情出迫切言詞狂悖天威咫尺俯聽誅夷惟陛下財幸取進止

論幸執陳乞過宮當賜聽納疏 紹熙五年四月

竊見近日廷臣自宰執至於百執事陳乞陛下過宮不

知幾疏皆不蒙聽納至一日之閒舉朝求去自古及今
蓋未聞有此等事也臣謂陛下見此必加省察乃聞宰
執開陳聖怒叵測夫陳善閉邪人臣之職分也羣臣獲
事休明偶見陛下過宮稀濶恐虧孝道故畢力開陳庶
幾感悟雖詞語狂悖舉措輕脫然究其中心則皆有忠
愛君父之意若以古人之法揆之不惟當容受聽納又
當獎勸激勵然後士氣可振國勢可安而陛下反有含
怒之意將大有所懲戒此則臣之所甚憂者用是昧萬

死一為陛下陳之臣竊惟今日之事憂陛下者指小人以為閒順陛下者指君子以為激夫以臣事君或出于激此故不可然有輕重焉君子雖激猶為愛君小人之閒直損君德耳陛下至親父子若非有閒寧至於是羣臣但見陛下久不過宫人情洶洶不勝憂懣只得以大義勉陛下小人必曰若如此而出是陛下本不孝因羣臣而後孝也本其意止欲固其閒言使不至于敗而已陛下乃從而信之可乎設若陛下不聽羣臣之言終於

不出亂或由之而生則昔投間于陛下者又未必不推為羣臣之激有以使之也而陛下又加怒于羣臣可乎小人始以間誤陛下而終以激殺羣臣豈不重失天下之心哉陛下試觀二十二日聖駕不出舉朝求去如出一口此豈有形役而氣使之者蓋出于其心之同然故不期而動如此陛下以是推之則自此舉止動息若稍不順人心其應又豈如此而陛下不懼可乎臣觀陛下近日所為多拂正理惟有容納讜直濶畧狂狷所以人

心未離若更於此路稍加荆棘則陛下大事去矣陛下
豈不思此等本何所為而不容之乎此等不過少忤陛
下之意陛下若遂去之則順陛下者進矣陛下仰思今
日之事忤陛下而欲陛下全事親之孝者為愛君乎順
陛下而欲陛下失事親之孝者為愛君乎陛下但與羣
臣較從違而不與天下較逆順臣雖至愚未敢以為然
也陛下疑之益甚則兩宮不合既為君德之玷諸臣得
罪卒兆國家之禍是未可知也陛下若聽羣臣之言父

子如初不惟聖孝光明上紹虞舜羣臣亦得安意奉職共登太平豈不休哉國家安危羣臣禍福繫此一舉此臣所大憂也惟陛下念之取進止

止堂集卷三